

A stylized, dark, and menacing illustration of a creature with multiple faces and limbs, set against a light blue background. The creature has a large, central face with wide, staring eyes and a wide, toothy grin. It has several smaller faces or eyes on its limbs and torso. The creature is surrounded by four large red circles, one in each corner, and a large red crescent moon at the bottom center.

猖

鬼

孙健忠 著

SUN JIAN ZHONG

中国 长沙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狴 鬼

〔湘〕新登字002号

獵 鬼

孙健忠 著

责任编辑：朱树诚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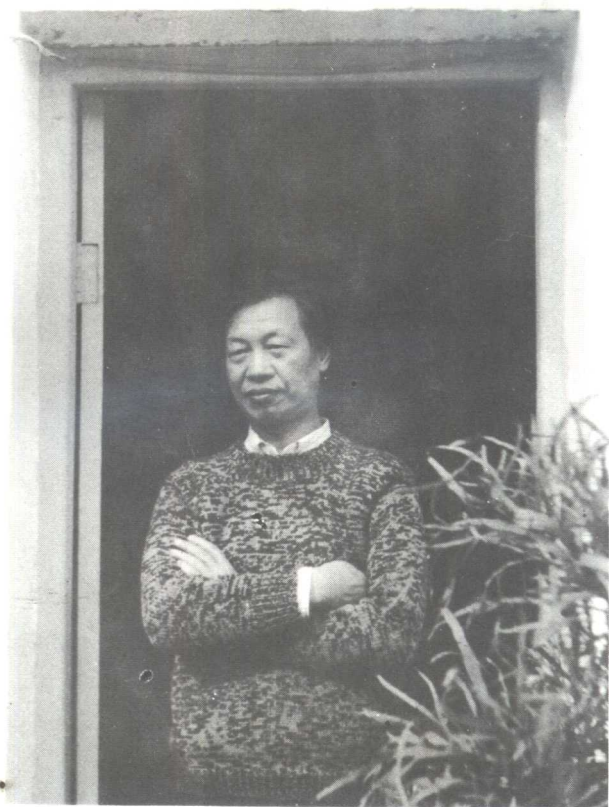
198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，850×1168 1/32 印张，13.375 插页，8

字数，274,000 印数，1——11,400

平装：ISBN7—5404—0881—2
I·693 定价：5.90 元

精装：ISBN7—5404—0882—0
I·694 定价：7.90元



SUN JIAN ZHONG 孙健忠像

目 录

猫鬼.....	(1)
回光.....	(22)
我是黑鲩.....	(38)
官儿坪遗风.....	(44)
乘风而去.....	(61)
云里，雾里.....	(73)
心结.....	(102)
留在记忆里的故事.....	(141)
我的老师和他的爱人.....	(167)
舍巴日.....	(184)
甜甜的刺莓.....	(270)

狷 鬼

一

十八岁的甜儿很不明白，听着河上飘来的船歌时，大牛头为什么那样震动，惊惶失措，如同听见野鬼的号叫。

甜儿不知道门前这条易涨易落、时浊时清的大河，是从什么地方流来，还流到什么地方去。它神秘得似乎没有源头，也没有终点。但它湍急而又汹涌，到得紫草潭这里，大约已经流得很累，才稍稍舒缓下来，需要歇歇脚儿，喘口气儿。

大河上常常有船。船上必然有歌。上行船也罢，下行船也罢，到了此处，随着水势的平缓，那歌声也渐次平缓下来。

唱歌的船夫都还年轻，手上的舵和橹放下了，站在船头或船尾，挺直一个寸丝不挂的光裸裸的身子，向着河岸上的寨落，就很放肆地唱。这些船歌，如同他们寸丝不挂的身子，也是光裸裸的，充满了野性、粗痞与无耻。说什么：水上的卵，没得人管。水上人的歌古来就是不慑王法的。

甜儿已到听歌的年龄。大牛头不让甜儿听。甜儿就不听。船及船歌因在白日才有，甜儿日间就从不到河边去。

事情发生在春天一个骚动不安的夜里，甜儿和大牛头坐在火炉边向火，一个往膝头上抡麻，一个抱根长烟杆嘬嗤嗤吸烟。甜儿又长又灵活的手指，大牛头左腿肚上的弯月形刀疤，以及挂在壁上的乌黑乌黑的旧火枪，均在闪闪跳跳的火光里明灭不定。

一支真真切切的船歌，蓦然如一串水鹭，扑噜噜从河面上腾起，半空间打着旋旋儿，打着旋旋儿，直落进这火圪屋来。

“是夜行船。”甜儿说，手上的活计停止了。让她诧异的是，这滩多水野又无航标灯的河流上，从来就不曾有过一只夜行船的。

至于那船歌，唱得极其高亢，浑厚，响炸炸有一股刚从水里捞出来，又放锅里焙得焦干，再掺和些辣子与火药的味儿。仔细听时，歌里的意思也够淫褻的了：

大王大拐大摇摇，
一拐戳个流水簪，
日了老腔过旋潭，
又日老腔滩头飘。

.....

执着的歌手，唱得大胆又骚情，毫不遮掩那内中撩拨人教唆人的企图。

因是夜间，万籁俱寂，歌声尤其清朗。

“牛卵日的，他还不曾死啊！”

大牛头听出什么来，愤愤然吼道，眼睛鼓起如一对牛卵子。他拔出嘴里的长烟杆，丢在门角落，拖着那条胳膊，磨到木壁边，摘下那乌黑乌黑的旧火枪。看情形，要去跟谁作一次决斗。

“是一个猥鬼。”他对甜儿解释。甜儿这里正雯着迷离的眼睛望他。

“什么猥鬼？”

“专门唱骚歌勾引女孩子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他唱的歌，女孩儿最听不得。他可以偷走你的心，让你变成一棵空心树。”

听着大牛头的警告，甜儿怯生生地想，空了心，树会死哇，人也会死哇。

猥鬼的歌声已循着上水船渐渐远去，渐渐模糊，终被汹汹的滩声淹没。

大牛头挂回他的杀伤力极强的火枪。

二

这支火枪的杀伤力，是大牛头一天酒后对甜儿说的。他曾用火枪杀死过豹子和老虎。他甚至杀过一个人。说了也就说了，他却睁着血红的怕人的眼睛，做出恶狠狠的样子，留给甜儿相当深的印象。他说，那人用弯刀砍在他的左脚肚上，

给他一个终生残疾。他则将绿豆般粗细的铁砂子，满满地筑进枪管里，扇似的摺在那人的面门上，嵌进他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和喉管。

那人无疑是死了。

因为什么引起这场仇杀，他没有说。但这支乌黑溜溜的旧火枪，始终挂在火炉边的板壁上，已经许多年月没拿下来了。

今夜，大牛头这一反常的举动——摘下了火枪又挂回了火枪，准备去决斗最终又没有去决斗——很明白，与那个被他称之为狷鬼的唱船歌的角色有关。

“不是狷鬼，就不会乘夜间唱歌（还是很骚情的歌），为什么日间不唱？”他后来对请来给甜儿驱狷鬼的一个法师说。

关于狷鬼，大牛头说的可没有错，它是山鬼中最贪色最淫荡的鬼，顶喜爱好看的女孩儿，能使出种种妙法，把女孩儿缠住，从而勾去她们的心子，将她们的身个子占领。

甜儿今晚看来已经让狷鬼的船歌迷着了，她竖起耳朵，痴痴地听。她从未听过如此动人和迷人的歌。她觉得这歌声如清亮的活水，正流进干燥龟裂的水田，滋润着她的心。她的心差不多给那狷鬼偷去了。

“我不怕狷鬼！”

甜儿说，她的不以为然的口吻，沉浸在快乐里的红脸庞，闪闪发亮的双眼，都使大牛头吃惊不小。

“唉！”大牛头叹息，深深地吸口烟。

“甜儿你已经成人哪！”他又说。

真有意思，好像在这之前，甜儿并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

只小狗、小猫。现在她成人了。这事实来的相当突然，谁都没有准备，都有些无法接受。

甜儿又觉得，大牛头说这话时，眼色淪漓，直直地久久地盯住自己。他不是望着一个人，而如以往那样，在望着关在圈里的一头正待宰杀的壮豚猪。甜儿不知道怎么会生出这样古怪的感觉。

“甜儿你还小，不准到大河边去！”

“甜儿甜儿，那些船拐子坏得很！”

“甜儿，你洗菜洗衣洗猪草一律到水井边去洗！”

甜儿耳朵里总装满很严厉的大牛头的喊声。今夜大牛头说甜儿你成人哪。成人了又怎么样？甜儿可不明白。

“甜儿，你阿妈领你来时你才九岁。”大牛头说，嘴里喷着烟。

“只两年她就死了。”又说。甜儿知道，阿妈的死与这条大河相关。她记得阿妈死后是从河水里捞上来的，还记得阿妈那个让水泡胀的圆鼓鼓的肚子。她当时太小，不知道死是什么，便没有认真去哭。后来她知道死是什么了，对阿妈的怀念又日渐淡漠，觉得再去哭并无太多必要。

“你可在这里长大了，成人了。”大牛头接着说。

“要是没有爹，我就成不了人。”甜儿感动地说。

“日后你就别叫我爹了。”

“我叫你什么呢？”

“叫我牛头哥吧！”

“为什么要这样？”

“因为……我并不是你的爹。我们以兄妹相称也许更

好。”

“……”

甜儿没有再说什么。她还来不及去想。她的心仍悬在那动人又迷人的恍恍惚惚的船歌里。

三

她是在水上漂。

她踩着一条小划子，不呢，是踩着一块窄而长的木板。河水流得可急了，波浪一层压着一层，满河里翻。浪花溅到她的脸上颈脖上，凉嗖嗖。她抬起头来，见两岸是高高的山坡，坡上林木蓊郁，坡脚竹园苍翠。这里那里，是个寨落，掩映在竹木中的转角楼依稀可见，又有疏落的欢声笑语、鸡鸣狗吠传出。

奇怪的是，这些寨落都千遍一律一个样子，而且都很像紫竹潭，她自己的那个寨落。她在水上似乎漂得极快，因为两岸景物飞速往后闪去。然而这景物又总是一个样儿，使她疑心，自己真是在往前漂么？

她时而上滩，时而又下滩。怎么回事，自己究竟在漂上水呢，还是漂下水呢？

但心里却很明白，她这是去寻觅那猜鬼的动人又迷人的船歌。

甜儿自听了船歌的那夜起，一颗心子便很不安分，夜夜在企望那船歌重新出现。大牛头有许多话说，甜儿却不愿听，总是答非所问，要不就索性做个聋子和哑巴。甜儿甚至有意

躲避着大牛头，夜色上来时，便离开火圪屋，钻进自己的卧房，或走到大门边瓦檐下禾场坪，一直在那儿呆到夜深。甜儿已经有许多个通宵不曾合眼，听到一点儿什么，便立即翻身下床，跑出去谛听良久。

甜儿头回发现，夜那么黑那么重那么长，还那么狰狞。这山这水这寨落，这整个世界全给夜吃掉了，嚼碎了。偶尔透出些月光和星光，便见它呕吐着一团团惨白，一团团阴影，溶入使人恶心的粘糊糊的唾液里。但它始终悄没声息，静而冰冷得如蛰居的蛇。

在这既给甜儿希望又使甜儿失望的难熬的夜里，只有一双萤火似的眼睛在偷偷陪伴甜儿，并且在监视她。

“唉！”还有很粗重很短促的一声叹息。

但她终于听见了那动人又迷人的船歌，细细的，隐隐的，从很遥远的一个什么地方传来。不会错，她耳朵可灵敏了，一听便识得出，全身立时就酥麻了。她使劲踩着木板，加快速度，循着歌声漂去。河水很响，哗哗啦啦的，在前头分溶，让出一条水路来。

说奇迹的出现是她和木板一同飞离水面，那木板立时生出一对翅膀，变成一只大鸟。她骑在这只大鸟上，腾空而起，翱翔在水蓝水蓝的天空。耳边有风，有随风飘浮的棉花絮般的云朵。船歌这时倒愈来愈清晰，愈美妙。她觉得自己晕乎乎，轻飘飘，如一片风中的失重的羽毛。

后来甜儿真的在木楼里又听到好些回船歌。自然是在夜间，或天黑不久，或二更三更，也有一回差不多快天亮了。日子倒像钟点一般准确无误，如走上水，五天打转到紫草

潭，若走下水，则需七天。一月之内，甜儿能如期听到五、六回船歌。

大王大捞大摇摇，

.....

悄然出现，又匆匆逝去。

甜儿的举动，全给大牛头看在眼里。他想起甜儿的母亲一个叫苦蓼子的女人，又听见她嘶哑的泣声，犹在耳边一般真切。

“这女孩子，你把她当只猪仔养着吧……唯愿她长得大，不像她阿妈这般苦……”苦蓼子这么哀哀地说过，就悄悄地去寻死了。

大牛头想着，挥了挥手，拂开这烦人的思绪。他步到猪圈边，黑暗中看着一头拱槽吃食的壮膘猪。看情形送得屠宰场了。

大牛头动手拨弄火枪，一根粗铁丝做通条，碎布片敷上煤油，将锈蚀的枪管擦净。啄子、火子弄好了，火药、铁砂子准备得相当充足。大牛头为自己的行为做出极合理的解释：近日来，山里出了野物，说不定会光顾他们的寨落，偷食养牲，不得不提防点儿呢。

甜儿疑疑地听着。

一座偌大的五光十色的花园展现在眼前时，她晕眩了。那船歌是从这花园里飞出的。火辣辣的声音，胡乱而凶猛地撞击她的心房，后来竟变成一把尖刀，戳进去，刺出一颗鲜

血淋漓的心子。但她并不感觉痛，只顾绕着花园飞，一趟一趟打着旋儿，如蜂似蝶，钻进花丛内寻寻觅觅。她的脸上头发上沾满露水和花蕊，身子被纷纷散落的花瓣瓣花叶叶缠住了。

她始终看不见唱歌人究竟在哪里。

四

春天逝去时，燕子飞来了，忙忙碌碌在楼板下筑窝。燕子筑窝这天，是那唱歌人（但不知是船夫还是猫鬼）从上水返回紫草潭的日子，夜间当有他的歌声。谁知甜儿通宵不曾等到。第二天再等一夜，仍然没有等到。真是一个可怕的消息，船歌在夏日里消匿，被春天带去什么地方了。

又过一天，甜儿顿生不祥的预感，便相当惶恐。

“上边驼背滩听说打烂一条船。”

大牛头从河边回来时说，说得没头没脑，说得冰冷，说得有些儿幸灾乐祸。

如在以往，驼背滩打烂一条什么船，甜儿才懒得管呢。河上打船翻船的事，甜儿听说的实在很多。今天不同了，大牛头的话证实了她的预感，冥冥中似有一桩与船歌相关的事正在发生，不安的心情加重了。

第二天她到大河边去，看到一幅残忍的图画：泊在岸边的一条货船上，平搁着一具寸丝不挂的死尸。到后有人往那羞处压上几张钱纸，使围观者当中的那些女孩儿才不至于有太多的难堪。那整个头脸已变得模糊不清，甜儿便看不出

他究竟多大年岁，相貌生得若何。

可他周身为什么这般惨白？

“他的血已经流完，又在水里泡了几天。”有人解释。

看他的粗手大脚，胸前肘上隆起的肉疙瘩，甜儿依然觉得那是一种很诱人的优美。

“是一只运油船。打船那天，满河都是桐油沫子，翻白的鱼。”又有人说明。

从大河边回来，甜儿一路洒着眼泪，跨进门槛，哭声便决堤似的，毫无遮拦地敞开了。

“一个船拐子，也值得你这么伤心？”大牛头不满地说。

“我可永远听不着那船歌了。”甜儿扑在牙床上啜泣。

“那号歌，我说哪，女儿家不该听。永远听不着，才好呢。”

甜儿悲伤地哭了四天四夜，喉咙嘶了，眼泡肿了，一颗心子流着血，破碎了。

这夜，从窗格子望去，天空一片灰朦，上弦月船也似的，在云涛里疾走。甜儿停止哭泣，尖耳细听，早熟的麦秆蟋蟀开口唱歌。它们的很整齐的合唱，响亮清脆，从窗根下和远近各处传来。这声音使甜儿想起些什么，甚至觉得，这不是麦秆蟋蟀唱歌，是人在唱歌。

甜儿真的听见她很熟悉很惦念的船歌了。

大王大拐大摇摇，

.....

吃惊不小的甜儿，设法让自己清醒下来，明白不是做梦，亦不是错觉，是真真切切听到了那高亢、浑厚、有一股湿漉漉脆生生味儿的船歌。

“这船歌还活着哪！”甜儿很放心了。

执著的歌手，唱得好野，大胆又骚情。

甜儿推开格子窗，让溶溶月光托着壮美的歌声，一古脑儿撞进来。她用心谛听，淤积心头的烦愁疑虑一扫而光，觉得世间一切这等美好，人生的快乐无穷无尽。

“砰！”是一声枪响。

“砰！”又是一声枪响。

肃杀的枪声，分明从大河边传来，挟着火药味儿，在天空中震颤，在山谷间回荡。楼板下的燕子受了惊吓，吱吱喳喳着，在窝里拥着。

甜儿觉出，枪声之后，那船歌显然惊吓得弯曲了。为了躲避火枪袭击，为了逃亡，它在天空中颤抖着，惶恐着，弯曲着。

“砰！”最后一声枪响。

那船歌终被击中，啪哒一声，坠入河中。世界复归于平静。除却仍有纷纷散落的羽毛，滞留不去的硝烟，月光下一片空白。

事情发展得如此迅速，甜儿来不及恐慌和悲伤，来不及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这过程转瞬间便完成了。

没过多久，大牛头拖着瘸腿从大河边回来，嘴巴呼噜噜喘，满头大汗，直冒气烟，一副很劳累的样子。但在月光里他的气色很好，很得意，很骄傲。常年挂在壁板上的那支火

枪，现在握在他手中，枪口仍有灼热又难闻的硝烟。

倚在格子窗前痴呆了的甜儿，豁然明白什么似的，哇啦一声大哭。

五

于是甜儿有幸见到了狷鬼。狷鬼的形容并不好看，头发披披的，眉毛撮撮的，长，而且雪白；那眼珠子却泛着绿，鼻头扁平，嘴牙皆裂，下颏尖尖如猴腮，额上眼角上犁满深而密的沟槽。呀，原是一个丑陋的恶鬼。

“你是甜儿。”狷鬼说，那声音也让人不寒而栗。

“我当然是甜儿。我是甜儿又怎样？”甜儿说。心里有五只蛤蟆跳；害怕这魔头阿咩一口将自己生吃了。

“你是甜儿就好。我最喜欢甜儿。”狷鬼做出很兴奋的样子。

“不，我才不要你喜欢呢。”甜儿说，记起曾在大牛头当面说过“我不怕狷鬼”的话，而今狷鬼就在跟前，那个话无论如何不好再说了。

“等着看，我会让你喜欢我的。”狷鬼说，并抬起一只手，往脸上抹抹。经他这样一抹，那张可憎的脸不见了，让甜儿看到的，是张并不难看的脸。一张俊俏的脸。一张年轻的脸。势如脱下一个面具，露出真容来，好一个翩翩少年。

“我现在不使你怕了吧？”狷鬼说。

“嗯呐，一点儿也不怕了。”甜儿说。

“你应当喜欢我才对。”